

陈云庵 著

沧海一粟

九旬奇翁忆往录

復旦大學出版社



陈云庵 著

沧海一粟

九旬奇翁忆往录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沧海一粟:九旬奇翁忆往录/陈云庵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3
ISBN 978-7-309-13433-9

I. 沧… II. 陈… III. ①作家-访问记-中国-现代②诗歌评论-中国 IV. ①K825.6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4105 号

沧海一粟:九旬奇翁忆往录

陈云庵 著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2 字数 301 千

201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433-9/K·639

定价: 5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何志毅

看了云庵先生的文章并联想到他的人生,有“沧海桑田”之感。故我建议他的文集名为《沧海一粟》,云庵先生欣然接受。

我和云庵先生有三层缘分。其一,他是我父亲的南下战友。1949年他们同在上海,我父亲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云庵先生是复旦大学的学生。将近七十年过去了,他们一辈子最重要的友谊产生在这个存在时间很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南下服务团”(以下简称“南下服务团”)里,令人感慨,这种深厚的友谊甚至传递到我们第二代。当年南下服务团中年龄最小的同志才14岁,至今已82岁高龄;年龄最大的同志27岁,现在95岁高龄。因此,这个组织的接力棒虽然传给了我们这一代,但老一代仍然是核心,92岁的云庵先生则是核心中的“老顽童”之一。其二,我与云庵先生是复旦大学校友。他是1947年的本科生,我是1992年的博士生。根据我看到的的数据,那时的本科生比现在的博士生还少。例如,复旦大学在1946年抗战结束搬回上海后,一年只招收400多名本科生,而今天仅博士点就有153个。云庵先生遗憾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我安慰他,他的水平早在博士之上,已经到了“翰林大学士”级别,持这种想法的绝不只我一人。其三,我和云庵先生是忘年诗友。由于云庵先生和我都不在福州工作居住,我们相交甚晚,是在去年春节后一次聚会上深谈,并一见如故的。他不仅诗文俱佳,手上还收藏了很多文物宝贝。那一

次我捷足先登,抢了他收藏的一幅陈宝琛先生手书对联“立脚怕随流俗转,留心学到古人难”。陈宝琛是福州人,晚清末代帝师,而我的老师厉以宁先生也有当今“国师”之称。此外,陈宝琛弟弟的孙子陈岱孙先生是我老师的老师,我的老师经常提及陈岱老的一些逸事,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的老师第一次出国前他曾教他们如何打领带、如何吃西餐等。当时我正在计划出版我的第一本诗集《创业如诗》,云庵先生对其中每一首诗都作了认真的推敲和点评,令我十分感动。这个修改版本成为我的珍藏本,是我和云庵先生友谊的证明。

云庵先生是一位奇人,他在 92 年的人生中,奇事还真不少,试举几例:一“奇”,他是《三毛流浪记》原型之一,他文中有载,也得到张平乐先生的认同。当时他绝不是作秀,而是真的以此深入下层并了解丑恶社会的真相。二“奇”,他 1949 年因参加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的学生运动,并撰写宣传解放和揭露当局腐败的文章,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枪毙的手令已经签发,但因为解放军攻入上海而没来得及执行。但在文件记录上他已经被枪毙了,因此成了“活烈士”。三“奇”,他在福建工作时,因讲真言,指出产量虚报,被误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党内警告处分并劳改了半年,患上水肿,曾与死人同眠,半年后才获得平反。四“奇”,他被外派工作时,为支持工人斗争,反抗港英政府,组织示威游行,被打断肋骨,在法庭上勇斗法官,举手高呼:“我无罪,你法官才有罪。你判我有罪,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可笑的是,法官和狱警竟把“历史”误听为“律师”)。果然,他在狱中每星期在墙上打个圆圈,到出狱时,共坐牢 199 日 7 个小时,四个数字组合起来正是香港回归的年份。五“奇”,他在香港《大公报》工作期间,遍访当时中国的文人墨客,留下了不少佳话或者佳画。例如,黄胄先生专门为他画了“孺子驴”;冰心先生为他题字“四十七年前/给您/写过一片冰心/今天/也还是/一片冰心”;茅盾、沈从文、李可染和赵朴初等都给他题诗词、写匾额。我算了一下,与之交往并赠其墨宝的大师不下三十人。六“奇”,他以六十五岁之龄到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可说是前无古人。他潜心学问,在美国先后待了六年;而且他一生勤于笔耕,共计写了二十余部著作,约六七百万字,成果丰硕。七“奇”,他出身世

家,祖父、祖母皆能文尚武,十分了得。他父亲是名医,姑姑陈云鹤是女英雄,当年从美国得硕士学位后,参加抗日运动,受命带领女青年军,拜少将军衔。云庵先生亦在她鼓励下,冲关奋进,并为姑母出版诗文集传世。如此种种。此外,我们到云庵先生家中看了他收藏的玉器、石头和字画的一部分,也可称之为奇。还有一奇是他生前就要求别人给他写挽诗文和挽联,有诗曰“索请生前赐挽联”,希望在死前就看到别人的评论。

细读云庵先生的文章,其人其风与复旦大学校训非常吻合:“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其爱国之心和其勤奋之身,也如复旦之名:“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现由复旦大学出版他的文集,当属必然。人生的大学与大学的人生,或许有必然的关系。我与他的校友之缘,或许也有某种必然关系。

最后,用我们南下服务团内部的祝福语送给云庵先生:健康长寿,上不封顶。

为云庵先生作序,必须以诗结尾:

慕云庵

人生谁敢九称奇,
笃志博学复旦兮。
携笔从戎栖两线,
高风傲骨世中稀。

2017年7月1日

目 录

序言	何志毅 1
----------	-------

一 师友淳教

四次喜遇敬爱的周恩来	3
三受冰心淳教	9
冰心笔名所取何意?	14
悼冰心 怀巴金	17
鲁迅夫人给我一封关怀信——忆记和许广平女士的二三事	19
茅盾赠我翰书	28
沈从文赠我诗书	30
“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丁玲访谈记	32
“不染居”改“择染居”——李可染为我题斋名	40
两回相见两回情:记黄永玉	42
黄永玉十二幅画趣事	50
黄胄为我题《孺子驴》画图 我为黄胄刻《孺子驴》印章	61
画驴圣手黄胄	64

保藏一幅兼具艺术、文物价值的画作——喜得傅抱石《赤壁图》

.....	67
以我题材 写我漫画——华君武赠老儿郎上哈佛学堂漫画	71
我给程十发刻的两方闲章	73
李苦禅“乐”矣	76
关山月的翰墨诗情	81
任真汉赠红棉、梅花四图并诗词	85
我所知道的赖少其	88
郭沫若书赠香岛中学、为卢动题词	93
担了一肩春雨：拜读岭南书家麦华三老师三首诗词	96
路易·艾黎翻译《苏东坡》	101
我所知道的马寅初	108
谢冰莹是谢冰心的妹妹吗？	113
正义清心 费正清博士	117

二 往事忆记

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亲历记	121
鲁迅逝世十一周年集会亲历记	128
广州交易会巨匾出自谁人手笔？	132
“马背书法家”舒同 《福建日报》报头	134
刘海粟要告我？	139
“我双脚拨开两大洋！”——站在好望角尖端高呼	148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忆坐洋牢半载余	151
我们是活着的“烈士”	159

三 复旦情缘

艰辛投考复旦大学·····	165
“我们永远都互望着，鞭策着”——重读靳以老师对我三篇作文的 评语·····	180
血缘 诗缘——忆靳师，记洁思·····	188
“带锁披枷掘孔坟”——痛悼经学大师周予同及其他·····	193
珍藏于右任五幅富纪念性翰书·····	197
一次难忘的会晤——胡风给《向太阳》社诗友谈诗·····	205
我最崇敬的陈望道老师——望师的几个“第一”·····	207
恩师周谷城诗书赠我·····	211
忆念恩师——胡曲园·····	213
我的亲人方令孺老师·····	216
“石头”与“小犊”——恩师方令孺的一首小诗·····	224
大学生推三轮车——七十年前的一段回忆·····	226
恩友程极明的三首战斗诗·····	232
难友周挺南《狱中》诗·····	241

四 读诗新论

我对李白《静夜思》的解读·····	245
再释“床前明月光”中的“床”·····	250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东坡真的想 在岭南长居吗？·····	254
定庵诗句石庵书——介绍阮退之草书·····	257
赏析柳亚子敬爱“双雄”之两方印章·····	261
洪承畴是汉奸吗？·····	268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谈冰心集龚定庵诗联	270
寿石工为邓尔雅治印——兼谈两者才识	275
东官学者邓尔雅	280
水润石、烟笼竹——郭沫若贺老舍四句诗	286
中原龙战血玄黄——郭沫若的一幅诗书奇珍条幅	290
章士钊与沈尹默对诗论书	293
我对客家山歌的认识	303
介绍八首杰出的早期新诗	328
后记	340



—

师友淳教



外 野 文 明

四次喜遇敬爱的周恩来

80多年的岁月流逝,很多往事都淡忘了,唯独四次喜遇周恩来的情景,在我脑际永志不泯,并奠下了我一生走着正确道路的基石。

南京,幸遇周恩来

1946年9月,我在南京中央大学先修班就学。人生需要物质生活,也需要精神食粮。很幸运,我在鼓楼附近找到精神食粮的宝库——新华书店。

新华书店里,多是苏联的翻译作品、文艺理论,也有鲁迅的《阿Q正传》《且介亭杂文》,茅盾的《子夜》《虹》《林家铺子》以及解放区的文艺作品《滹沱河流域》《李勇大摆地雷阵》《回忆延安》《八月的乡村》和毛泽东、斯大林的著作。我常到这里如痴如醉地翻阅,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书店职员见我蹲着看,每次都会拿张凳子让我坐着细读。有一天,我看到《新华日报》连载张如心撰写的《毛泽东的人生观》(下篇),我非常想看到全文,他们就很快从重庆找到赠给我,并且免费寄赠《新华日报》给我阅读,服务精神使我非常感激。

书店门口左右两旁的墙上贴有两张报纸。左边墙贴的是在重庆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右边墙贴的是《救国日报》。两张报纸的言论、观点针锋相对。《新华日报》的论述,主要是反对独裁,反对内战,反映老百姓疾苦……极合我的需求。每到书店,我必看《新华日报》,提

高思想认识。

10月初的一天,我正在《新华书店》看书,忽然有几个人簇拥着一位气宇轩昂的男子走进书店,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像春风吹拂过来,打量了一下书店里的人。继而,他进入书店办公室,一会儿就出来了,刚好走近我旁边。我正在看鲁迅的《野草》的第一篇文章《秋夜》。他左手摸了一下我的脑袋,和蔼地微笑着翻看一下我手中的书,点点头说:“读好书,很好!”接着说了一句“野火烧不尽”,跟着又满怀信心地加上一句“春风吹又生”。这句话意味深长,指出了春光明媚的前景。说完这句话后,这位先生热情地微笑着,向大家挥手告辞,上车走了。

这位先生刚离开,书店一位职工问我:“你知道刚才这位先生是谁吗?”我说:“不认识。”他低头细声告诉我:“他就是中共派驻南京调停处的和平使者周恩来。”

这就是我第一次喜遇周恩来。

60多年来,我耳边一直回旋着他的声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真理的启示、光明的感召。

上海,聆听周恩来演说

1946年10月17日,我得知上海将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大会”。由于对鲁迅非常仰慕,次夜,我离开南京,奔去上海参加“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大会”。

会场上座无虚席,一千多人肃静无声,像是在倾听鲁迅作无声的“呐喊”。开会前,会场响起诗人胡风所作的《赞歌》。大会主席是邵力子,他说:“鲁迅精神是什么?就是把旧的东西洗刷干净,都去掉,创造出新的中国来。今天来说,就是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纪念鲁迅,一定要发扬鲁迅精神。”接着,著名电影演员白杨女士朗诵鲁迅夫人许广平作的《鲁迅先生十年祭词》。紧接着是来宾演讲。事前,我以为只是开开会,朗诵诗歌,作一番纪念仪式,哪知请来的叶圣陶、郭沫若、茅盾、李健吾、沈钧儒等学者、名流相继演讲。

当司仪宣布一位来宾演讲者是周恩来先生时,顿时全场肃立,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我用力鼓掌,感到脸孔和耳根都红热起来了。许多人事先不知道这位和平使者、中共代表团团长会出席大会,现在有幸看到这位闻名遐迩、和蔼可亲的伟人怎能不兴奋、欢呼呢!

司仪高举两手大声说:“请让周先生讲话。”大家坐下,肃静地听周先生发言。

周恩来的演说是一篇檄文。他说:“鲁迅先生死了十年了,整整的十年了。中国是从内战到抗战,现在又回到内战。内战乃鲁迅所诅咒的,抗战才是鲁迅先生所希望、所称颂的……人民希望民主、独立、团结、统一,而日本投降了一年多了,这一个愿望还没有达到。”

周恩来讲到这里时,情绪激愤起来,说:“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和平民主统一的问题。今天,我要在鲁迅先生之像面前立下誓言:只要和平有望,仍不放弃和平的谈判,即使被逼得进行全面自卫抵抗,也仍是为了争取独立、和平、民主、统一。”

周恩来这时沉静下来,精辟地讲述鲁迅精神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也是鲁迅先生之立场。在人民面前,鲁迅先生痛恨的是反动派,对于反动派,所谓之千夫指,我们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假如是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有所恨,有所怒,有所爱,有所为。”

最后,周恩来高声疾呼:“过去历史上有多少暴君、皇帝、独裁者,都一个个地倒下去了。但是历史上的多少奴隶、被压迫者、农民还是牢牢地站住的,而且长大下去。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鲁迅和闻一多,都是我们的榜样。”

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与会者诚心听周先生的话,学习鲁迅敢于向恶势力斗争,甘愿为人民做孺子牛的精神。

自6月以来,发生了“下关事件”,跟着,又有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在这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周恩来依然前来参加这次纪念大会,可见他对鲁迅精神之重视,同时勇于宣扬和平、反对内战。这次是周恩来在黎明前最

后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檄言。会后三日,他即与董必武等回南京。离开上海时,他满怀信心地对民主人士说,不久,我一定要重回京沪的。一个月后的11月19日,他飞回延安,参与领导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听了周恩来和民主人士的演说,我认识到独裁统治者必亡,人民必胜,燃起我心中的革命之火。

北京,随周总理登西山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11月12日,我在北京再次见到周恩来总理。

这天是孙中山先生90周年诞辰。首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以及应邀来中国参加纪念大会的国际友人们,齐集到北京西山碧云寺,参谒孙先生的纪念堂和衣冠冢。当时,我正在西山中央党校进修,故能参加这次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参加了纪念仪式,并献了花。

上午10时前,参谒的人们陆续到达碧云寺。周总理乘坐的是一辆大客车,同车的还有邓小平、郭沫若和国际友人文幼章夫妇等。汽车停在西山的大广场上,离碧云寺尚有一段约千米远的小山坡路,周总理精神奕奕地迈着健壮的步伐向前走。

这天天气很冷,前一天下的雪仍压在树枝上。周总理身上披着一件旧的黑呢子大衣,脚上穿着一双布鞋,手套也没有带,我们看到都极为感动。

纪念仪式结束后,人们簇拥着、包围着周总理。周总理在人群中,招呼着同来的朋友们,叫大家给陈叔通、沈钧儒等老先生让路。他像个人民警察似的,做着手势说:“今天我来维护秩序,请大家让开一条路来。”他手拉着郭老的手一道走着。

我一直跟在周总理身旁,不时地从头到脚打量着他,感到他比10年前在上海时健壮些了,我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用手抚摸周总理的肩膀和受伤过的右手。这时,保卫人员对我的举动有意见,轻轻地说了些什么。

周总理听见了马上回过头来看看我，和蔼地对我笑了笑，伸手握住我的手，问我冷不冷。天气确实很冷，但我感到一股暖流透入我的心房。

到石塔去瞻仰孙先生的衣冠冢要步行上山。我们大伙跟着周总理一同登山。能和周总理行走在一起，感到十分幸福。保卫总理的同志担心难以维持秩序，甚至会碰倒周总理，不得不大声喊：“不要再跟着总理上山去了！”周总理听见，连忙对那个同志说：“谁说不能跟？”转身对着我们大声说：“来！一道上去。”他自己一鼓作气跑上去，还鼓励我们年轻人：“加油！加油！别落后！”他不仅上了山，还登上了108个台阶的塔。

在石塔塔基的平台上，兀立着一棵白皮松，朝天长着九根枝丫。孙中山生前的卫士谭惠全老人，向周总理介绍这棵松树的“典故”：这棵树曾受乾隆加封，命名为“九龙树”，清朝真的出了9个皇帝。周总理不假思索地问道：“清朝不是有10个皇帝吗？”老人想了一下，惊赞周总理的记忆力，说：“溥仪不能算数吧！”周总理表示同意地说：“噢，是的。不能算数，溥仪给孙先生打倒了。”周总理拍拍老人的背，和周围的人们一起都笑了。

周总理到纪念堂两侧的展览馆参观孙中山的遗著、遗墨和民主革命的史料时，不但不需要讲解员介绍，反而自己当了临时的讲解员，详尽地介绍这段历史。

这是我在相隔10年后，又一次喜见到他，这时他已是人民敬爱的共和国总理了。

广州，迎周总理视察

1969年在广州召开春季交易会期间，周总理因公到广州，深夜到交易会视察。第二天，大家发现交易会的陈列馆里，原来悬挂的几张油画被取下来了；过了几天，又被挂了上去，特别是五楼中间大厅轻工馆的那一幅大画最令人注目。后来才知是周总理在视察时，发现那幅《井冈山会师图》画面上，本来是毛泽东与朱德会师握手的，周恩来在旁，“文革”中被改成毛泽东与林彪握手了。周总理告诉工作人员：“不要突出，把我涂